

# 刀郎為滬創作《鴻雁于飛》 霸氣首秀

## 新歌融合蘇州話說唱上海奉賢民歌和崑曲

三月春盛，梧桐枝頭吐新綠。江風海韻，弄堂小巷春風起。3月1日晚間，「山歌響起的地方」刀郎巡迴演唱會上海站開唱。每一站刀郎總會帶給歌迷一些獨屬於演出城市的記憶與驚喜，上海站也不例外。一首專門為上海站而作的《鴻雁于飛》，不僅扎根《詩經》，更是融合了蘇州話念白說唱、上海奉賢民歌和崑曲。聽罷，只覺國風音樂在吳儂軟語中展開新篇章。

大公報記者 夏微

### 「山歌響起的地方」 刀郎2025巡迴演唱會

#### 演出信息

北京站

1月4日-5日

北京華熙LIVE·五棵松場館

濟南站

2月14日-15日

濟南奧林匹克體育中心體育館

上海站

3月1日-2日

上海梅賽德斯—奔馳文化中心

杭州站

3月15日-16日

杭州奧體中心體育館

武漢站

3月29日-30日

武漢沌口體育中心體育館

►刀郎巡迴演唱會「山歌響起的地方」一連兩天在上海梅賽德斯—奔馳文化中心舉行。

◀刀郎演唱專門為上海站創作的新歌《鴻雁于飛》。

從北京站的《北方的天空下》到濟南站的《沂蒙山小調》，刀郎演唱會的歌單設計頗為走心。上海站開唱前，對於演出歌單的猜測也成為刀迷們的熱議話題。不過，2月28日晚間，當演出歌單官宣後，大家都表示選曲出人意料。連續兩天的演出均以開唱，爾後則是一首全新的《鴻雁于飛》。一時間，相比起對於第一首歌為何是《情人》，眾人紛紛陷入對新歌《鴻雁于飛》的猜測與解讀中。然而直到開唱前，關於《鴻雁于飛》，也僅僅只有這四字出自於《詩經·小雅》這一絲線索，但歌曲是否與此有關不得而知。

#### 致敬《鳳凰于飛》

「我曾經寫過情人和承諾，在黎明裏群居的孤苦。我曾經唱過哀愁，在古國的風中飄搖的京洛。我曾經說過憎惡和冷漠，就在這順流逆流就在這人海。是那些早那些晚

那些日子那些時候，就插在鏽蝕的城郭……」1日晚間，當《鴻雁于飛》揭開面紗，眾人無不驚嘆。不僅僅因為刀郎這宏大的敘事唱白，更是因為歌曲融合了多種音樂形式——徐子堯唱上海奉賢民歌《春調》，將孟姜女的哀婉動人故事娓娓道來；張旖旎參與創作的蘇州話念白，則是以說唱的方式從另一視角將女子對城牆下阿哥歸來的期盼說與眾人聽，兩者相互呼應，一幅立體的畫卷彷彿躍然眼前。臨近尾聲屏幕上着戲服的女子以崑曲將《詩經·小雅·鴻雁》演繹，將歌曲再度昇華。

當人們還未能從曲中世界回神時，刀郎說，「這首《鴻雁于飛》是我們專門為這次巡演的上海站創作的，獻給華東的大小小小以及今天到場的所有朋友們。」瞬間，場內歡呼聲乍起。

有網友認為刀郎在上海站獻上《鴻雁于飛》，是在向上海時代曲致敬。這也不無可能。曾經的上海時代曲可以說是中國流行音樂的源頭，作為上海時代曲的代表人物之一，周璇曾有一首經典的《鳳凰于飛》。值得一提的是，這首《鳳凰于飛》與此次刀郎創作的《鴻雁于飛》不僅同出自於《詩經》，也都是將傳統的江南小調融合於流行音樂之中，對於情感的敘事也有異曲同工之妙。由此可見，《鴻雁于飛》多少帶有一些音樂尋根和文化朝聖的意味。

#### 江蘇生活融入創作

留心刀郎的音樂作品可以發現，早期受新疆民族文化的影響，刀郎的不少作品中都將維吾爾族音樂元素和現代流行音樂完美融合，形成了其獨特的西域情歌風格。近年來，他更是趁着在江蘇的那段生活歲月，深入研究了評彈、崑曲等，一首首抒情的江南風歌曲令人眼前一亮。其實從《彈詞話本》到《山歌寥哉》再到如今的《鴻雁于飛》，可以清楚地看到，刀郎正在不斷挖掘傳統文化內涵。

有原創音樂人在社交媒體上表示，作為中國現代音樂的發源地，上海既孕育了周璇式的都市情歌，也見證了音樂演進的社會吶喊，刀郎把《鴻雁于飛》的首秀放在梅賽德斯—奔馳文化中心，這個兼具工業美學與科技感的場館，就是在傳統與現代，地方性與全球化的碰撞中重構了民間音樂的生命力。「真正偉大的藝術，既能扎根《詩經》的土壤汲取養分，也能在現代編曲技術中破繭重生。這隻從詩經飛出的鴻雁，掠過西北大漠的蒼涼，穿越江南煙雨的迷離，最終停息在上海。這隻鴻雁的羽翼上凝結着3000年的文化記憶，也折射出了當代中國的文化自覺。」

## 「代表」刀郎

文化透視

蓬山

三月，是春天的代名詞，是一個撫慰人心、栽植希望的溫暖詞彙。剛走出成都市「兩會」的會場，刀郎，又登上了上海巡演的舞台。

人大代表與「現象級歌手」，看似反差的雙重身份，在已過了知天命之年的刀郎身上，卻是絲滑地進行着無縫切換。其實，兩個場合、兩種身份，本來就並不矛盾，而恰恰是草野理念與廟堂價值的互動溝通。刀郎作為人大代表，為音樂事業發聲；更作為音樂人，始終為人民代言。

隨着一場場演唱會「票房神話」的不斷重演，公衆早已意識到「刀郎現象」的底層邏輯，絕非偶然的翻紅，而是一種必然。如果用一個詞來概括刀郎的音樂，那就是「力量」。刀郎所知的「天命」，或者說他始終堅守的「初心」，就是讓音樂充滿力量。這種力量，源自傾全力弘揚美麗、致敬真誠，堅定地拒絕喧嚣、蔑視浮躁，毫不留情地鞭笞醜惡、撻伐虛偽。

當資本操控的流量工廠批量輸出電子合成的喧嚣聲，讓大衆審美疲勞之時，刀郎的音樂，成為了精神起義和文藝復興的旗幟。當各種焦慮販賣鋪天蓋地，人們內心深處的集體鄉愁，變得更加柔軟，刀郎的音樂成了適配的按摩儀。

在算法統治的流量叢林裏，在工業化造星體系的包夾中，這位曾經的「音樂民工」，從成都到廣州，從南京到澳門，從北京到上海，一路席捲着西北沙漠的粗獷。他在舞台上，用音樂修砌了一個社會情緒的蓄水池和共振箱。《2002年的第一場雪》，依舊飄落在每一個被離愁別緒關照過的心房。《喀什噶爾胡楊》那民族風情與堅貞愛情的濃烈混合，此去經年，愈滄桑，愈醇厚。《羅刹海市》則在一場狂歡解構中，撕裂了審美異化、價值倒錯、傲慢偏見的層層幕布。

直白而有力的詞曲，接地氣的情感表達，訴說着普通人的喜怒哀樂。台上台下，刀郎與他的聽眾，共同完成了共同追憶、共同塑造，以及共同審判。正是憑藉此，刀郎將蛰伏二十年的文化势能，迅速化作現象級傳播的爆燃，映照出文藝的時代面容，也推動着音樂市場與文化消費的撥亂反正。無論時代如何變遷，濃郁的民族色彩、質樸的情感、深邃的思考，永遠是好音樂的主旋律。這正是刀郎所「代表」的。

## 搶不到票外場也自娛自樂

刀郎在上海只有兩場演出，對於數以萬計的刀迷來說，可容納18000名觀眾的梅賽德斯—奔馳文化中心依然顯得有些小了。能夠入場的除了只花費幾百上千的幸運兒外，便是付了大幾千的「鈔能力」者們。不過，爺叔阿姨們也是心態很平和，即便沒有搶到票，也能夠在刀郎巡演期間「嗨」起來。

在梅賽德斯—奔馳文化中心旁的茶飲店裏，一對六旬夫婦和一位95後小姑娘的對話吸引了記者的注意。雖然年齡相差很多，三人卻因為刀郎而有了共同話題，從搶票經驗，喜歡的歌曲，一直聊到了對於演唱會的期待。徐先生告訴記者，這是他們夫妻二人這輩子第一次看演唱會，「我們其他站也搶了，根本搶不到，上海就是家門口，索性也就不費力氣了，直接找了代拍，說什麼也要看上。」雖然一張票要六千多元，但在徐先生看來還是值得的，「這麼多年就喜歡他，算是為情懷買單吧。」說話間忍不住就開始期待起來，「現場聽一定會很震撼吧！」

不過也有一些刀迷沒有搶到票，也沒有加價購票，但是他們依舊在演出當天來到了場館附近——這裏有一場獨屬

於刀迷的嘉年華。

1日的午後，天氣難得的艷陽高照。沒有搶到票的李阿姨依然趕了兩個小時的路程來到演出場館附近，「聽說這裏有很多刀迷，我也過來感受一下氣氛。」不遠處，有些統一身着黃色衛衣的上海刀迷正在伴着刀郎的歌起舞。歇腳處，有搶不到票的「刀迷」大叔發揮自己所長，製作了不少刀郎的剪紙作品，趁着歌迷聚會，半賣半送，主打一個獨樂樂不如眾樂樂。直至夜幕降臨，持票觀眾都已入場，外場依然熱鬧非凡。有路過的年輕人都忍不住感嘆，「誰說叔叔阿姨們不會玩，他們才是正當玩的年紀。你看這裝備齊全的，自帶的音響，自帶的燈光，和內場同步開演唱會了。」

大公報記者 夏微

## 中老年觀眾多 場館特意備足熱食熱飲

「從未有過，真的是完全不一樣的演唱會觀演群體。」說起現象級的刀郎演唱會，連承接演出經驗豐富的梅賽德斯—奔馳文化中心的工作人員都忍不住感嘆，「我們還為了這些叔叔阿姨準備了充足的熱食、熱水、熱飲。」

作為上海的文化演藝地標，梅賽德斯—奔馳文化中心自2010年運營以來，已成功舉辦近千場大型活動，匯聚國內外炙手可熱的文化、演藝及體育盛事。從Taylor Swift、OneRepublic、濱崎步等國際巨星，到劉德華、王菲、周杰倫等華語樂壇標杆性藝人，通通都是頂級製作。在談及與刀郎的合作時，場館方則用「文化地標與時代金聲的強強聯合」來形容。

攜程門票業務數據顯示，此次購買刀郎上海演唱會門票的異地用戶佔比達到69%，異地購票前五名城市為蘇州、北京、濟南、杭州、寧波。在場館附近的地鐵站記者就看到，臨近演出，不少身穿「山歌響起的地方」的文化衫的歌迷是拖着行李箱趕來的。

刀郎演唱會備受中老年觀眾追捧。對此梅賽德斯—奔馳文化中心方面表示，在場館服務上，特別關注「銀髮族」的需求。在現場餐飲零售檔口，準備充足的熱食、熱水、熱飲等，以滿足他們的口味和身體狀況。同時，還增加了引導服務，確保中老年觀眾能夠輕鬆找到座位、餐飲區以及洗手間等關鍵區域，提升他們的觀演體驗。 大公報記者 夏微



◀刀郎上海站演唱會受不同年齡層歌迷追捧。

▲梅賽德斯—奔馳文化中心位於上海浦東新區，主場館可容納18000人。

▼不少買不到票的刀迷聚集大合唱。大公報記者夏微攝

▼刀迷製作的刀郎剪紙。大公報記者夏微攝

